當代 194:62-80。2004。

《第一九四期》2003.10.1

瘟疫、現代性與社會身體的轉化

台灣SARS疫情中的宗教論述

◉ 丁仁傑／楊欽堯

當代台灣社會中的大型宗教志願參與團體：以幾個主要佛教道場中的有關論述爲例

社會高度分化，可能成爲所謂「邊緣性」的社會，其中邊緣性的志願參與團體，扮演了極爲重要的角色。Douglas描述，這些邊緣性團體內在的基本價值通常是反中心的，往往帶有宗派般自我期許的特質，嚴厲的指責中心的腐化，並強烈的表達出風險與災害的憂慮。

當代台灣社會當然面臨了社會結構愈趨分化的事實，但是多種志願參與團體的存在是不是一定會導致「邊緣性」社會的特徵呢？這個問題不容易回答，不過根據SARS疫情中所收集到的經驗性資料，很清楚看到一旦當可能會威脅到整體社會發展與生存的事件出現時，台灣具有志願參與團體性質的許多宗教團體的反應，並不是「邊緣性」的或反中心的，相反的，往往是濃厚的流露出以社會整體爲考慮的社會意像與行動取向。這在以下要陳述的幾個當代台灣主要的佛教道場皆是如此。

首先，我們要呈現的是台灣最大志願參與團體慈濟功德會的例子。SARS在台灣傳出疫情後，如同過去幾次發生重大災害時一般，富有動員能力的慈濟立刻成立服務

站，提供社會大眾各種必要資源與服務。此同時，在證嚴（註十）的提倡與志工的推動下，慈濟發起了公開的集體齋戒運動，民眾可以簽名發願其所要進行的齋戒的天數。接著，經由各社區慈濟志工下鄉宣導，以「愛灑人間」爲名，開始有計劃的將SARS的相關訊息傳遞給基層民眾。不過所傳遞的主要訊息並非知性的，（註十一）也就是關於SARS流行病學方面的相關知識，而是不斷強調著台灣社會應該心手相連，來克服SARS疫情所帶來的社會混亂與人心焦慮的危機。

以下的一段話即是「愛灑人間」活動中，慈濟向公眾播放的錄影帶裡，出現的證嚴有關SARS疫情的言論：（楷體爲筆者所加）

不管是在第一線的醫療團隊，還有已經被感染而受隔離的各位菩薩們，我們現在唯一的方法，就是把心安定下來，我們假如心平靜下來，好好地祈禱，這種虔誠戒慎的心，這種聲音一定會共鳴共震的，上達諸佛諸天諸神聽，「開朗招吉祥」、「戒慎」、「虔誠」、「安心」，我們現在心情以最虔誠的心，還是爲在SARS病毒第一線的醫療團隊，還有被隔離、感染到的朋友們，我們都是以最虔誠的心，來爲他們祈禱，更期待大家用安心、平常心，來面對著這一波。現在唯一的方法，就是先把心安定下來，要相信醫療，我們現在台灣的醫療，值得我們來相信，只要不逃避，醫病關係好好地建立，互相相信，我想這一波的衝擊，會很快地過去，不只是醫療團對盡心盡力，我想在外面的，我們整個社會的人，都是有共同的關懷，大家也應該要共同支持，而且要起這分尊重的敬意，我想這就是我們整個社會，每一個人應盡的義務。

因爲這種病毒在哪裡？任何一個人都不知道，假如大家把這件事情，就把它當成和自己有關，跟自己有關的不是抗爭，也不是怒罵，應該要用感恩的心，要安定人人的心。

以前的人不也說過「舉頭三寸有神祇」，絕對是有的，所以我們假如心平靜下來，好好地祈禱，舉頭三寸有神祇，不管你信仰的是什麼宗教，都不離開你所信仰的神、主、佛、菩薩，在冥冥之中，我們所信仰的，只要我們大家用共同虔誠的心，我想這種虔誠戒慎的心，這種聲音一定會共鳴共震地，上達諸佛諸天諸神聽。

的確，人實在是，到了這個時候是茫然無知，誰能說「我是萬能」，誰能說「我很聰明」「我很有智慧」「我無所不知」，誰能再敢說這樣的話呢？所以我常常說：我們做人一定要謙卑。普天之下，茫然無知、無助、無奈的事情還是很多，在這個時刻，最重要的就是面對著這樣的災難，我們應該要及時反省，

假如不及時反省，可能這種外面看不到的病毒，加入心靈壓部下的心理的病毒，這樣再結合起來不堪設想。……

我一直在說：我們一定要

和，我們要像蜈蚣一樣，像蜈蚣一樣……蜈蚣跑那麼快，牠的腳很多，就是因爲蜈蚣齊心同步，牠的心很齊、很和……所以人也應該要學一學，要合心，心要合起來，對人要和氣，互相要互愛才能協力。所以現在最重要的是全國萬眾一心，要上下萬眾一心。

當然最好能齋戒，能齋戒是最好的，不要再殺生，自古如果天下，有什麼災難的時候，上至國王、天子一直到大臣、庶民都要齋戒，……我們不要爲了一時的口感，就不顧一切，那一種虔誠的心，就是戒愼，就是齋戒，就是謙卑，大家共同來祈禱，用虔誠的心這種聲波，這種聲音來共震，大家虔誠祈求，希望這一切瘟疫能提早消退。

災難是從哪裡來呢？是業力的聚集，怎樣才能消除天下的災難呢？只要大家安心，但是要虔誠齋戒，戒就是戒殺，齋就是持齋素食，過去國家有災難的時候，上至天子、國王、大臣、庶民都要齋戒，這就是清除我們的身心口業行爲，然後眞正戒殺，希望這一切瘟疫能提早消退。

至於證嚴更廣爲公開的言論，則是慈濟在四月二十七日所發佈的〈證嚴法師給社會大眾的一封信〉。在信中她並沒有提到集體齋戒的議題，也沒有特別強調神明存在的問題，甚至前述一再強調的祈禱的功能，她也只是提到了一次而已。她說（《同心共濟弭災疫——自愛愛人防疫手冊》二〇〇三：八）（楷體爲筆者所加）：

面對SARS，最重要的，是用虔誠的心來祈禱，祈禱的效用是很大的，因爲這是一種至誠戒愼的「聲波」共振。願大家用共同的心來祝福，化災疫爲祥和。所以不管是什麼宗教，期待大家用很虔誠的心，時時刻刻來祈禱，以愛和善念化解無形的災難。

在公開信中，更強烈想要傳達出來的的，似乎並不是慈濟「愛灑人間」活動錄影帶中所帶有的宗教性的訊息，而是以較爲軟性的口吻強調：台灣人之間的交互連結應該加以強化，也就是台灣社會中人們應彼此相互寬容與關愛，台灣社會才能不爲病毒所擊倒。證嚴說道：（《同心共濟弭災疫——自愛愛人防疫手冊》二〇〇三：五）

香港的SARS疫情比台灣嚴重，但從新聞報導中，我們看到淘大社區的民眾，在陽台與樓梯各處，親繫黃色絲帶誠摯歡迎住院治療並戰勝SARS病毒，歷劫歸來的鄰居與親友，我們內心有著無比的感動，這種互愛、互助、互諒的高貴情懷，確實讓人動容。受到SARS病毒感染的人，本身就是受害者，理應得到大家的關懷與幫助，如果他們逃過了病毒的蹂躪，病癒後卻得不到親友與鄰居的接受與撫慰，這種心靈上的創傷，一生難以抹滅，較之於SARS病毒的傷害，恐怕有過之而無不及。我

們的社會如果能有較多的寬容與大愛，我們的國家就會有較多的祥和與安定。如果人人能彼此寬容、相互關愛，SARS病毒充其量只能傷害我們的身體，絕對不能傷害到我們彼此之間那份緊緊相繫的情。……

親愛的朋友們！人與人之間，唇齒相依，榮辱與共，整個社會就是一個生命共同體。一個人有病，大家都可能有病。因此，我們大家都須自保，也須互保；要各自小心，也要相互關心；要自我祝福，也要相互祝福。只有大家攜手並肩，站穩腳跟，不被病毒擊倒，才能擊倒病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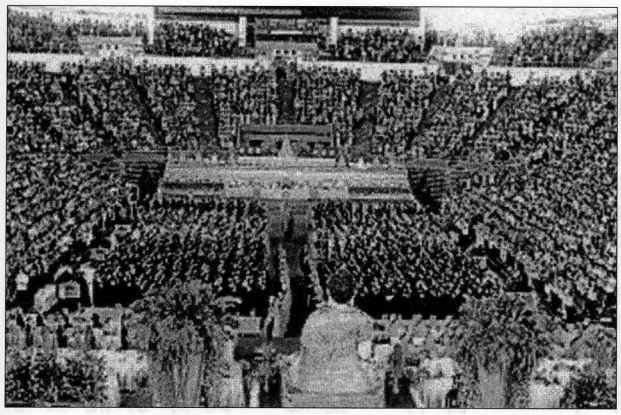
親愛的朋友們！SARS病毒誠然可怕，但心靈的病毒更可怕。面對SARS病毒的大舉來襲，我們應該如履薄冰，如臨深淵，同心協力，一致對外。對於冷漠、自私、瞋恨、權慾等的心靈病毒，我們也應該用戒慎恐懼的心情，嚴防它的滋生與蔓延。

雖然這一封公開信裡，也的確傳達出了宗教性的訊息，像是祈求諸天可以消災、災難是業力的聚集以及禁絕性行爲有助於消退瘟疫（例如齋戒）等等，有些還是前面討論過的鸞堂或一貫道的教團裡都出現過。我們更要強調的是，在新的論述結構之下，證嚴的公開論述，事實上傳達出非常不一樣的訊號。

新的論述裡，慈濟一方面強調人們應信任現代醫療體系，一方面強調大家不應彼此責備，必需以愛和關懷來面對台灣社會的災難。而齋戒是感應天神的虔敬行爲，也是自我潔淨消除業力的方法，應盡量進行。簡單的講，就是採取謹慎但是仍然接納現代性與科學的態度，並進一步以大愛與寬容來連結社會的新的整合社會模式。至於齋戒，則是可能有效轉化整體社會的宗教手段，當證嚴在四月底提到齋戒時，信徒馬上自發性的響應，發起了向大眾公開的簽名發願齋戒行動，個人可以簽名自行選擇要一日、一週、一月、一年、一輩子或生生世世來進行齋戒。這種齋戒已不是禁絕性的行爲，而是在志願參與團體的媒介中，信徒可以自由與自發參加的社會實踐的方式。歸納來講，我們可以說：第一、以人間佛教做爲入世實踐的義理基礎，並以在家人爲主要組成分子，慈濟在周邊有著自己的世俗組織，像是醫院、學校、出版社與媒體等等，乃可以積極動員各種世俗性的資源來從事災難救助的工作，這更有助於此教團採取比較接納性的態度面對現代性與科學；第二、雖然重視齋戒之於整體社會轉化的作用，但是慈濟所採取的手段是自願性的、鼓勵性的，而非禁絕性的；第三，慈濟非常強調愛、寬容與合作的重要性，這背後有著「大社會」的意象，但以感性和情意的連結爲訴求，非因社會秩序受到威脅而加以警告性的訓示。

和慈濟相當類似的，台灣其他幾個主要的佛教團體，都傳遞出這種愛與寬容的訊息，並且也紛紛以齋戒的行動來進行有助於整體淨化的社會實踐。但他們和慈濟之間也有一些微小的差別，諸如缺少世俗性組織的周邊管道和大量可動員

的在家信徒來實際參與災難救助，所以在疫情中所能夠提供的社會服務相對而言較少；另一方面，卻運用了比慈濟還要多的宗教手段，來進行SARS的防護工作。當然這二者間可以是高度相關的，因爲當世俗性的社會涉入可以詮釋爲宗教的修行時，相對而言儀式性活動（像是法會的舉辦）或是法術性操作（像是咒語的操持）的實際，自然有所減輕。我們或許可以以這種角度來理解慈濟與台灣其他大部分佛教團體間的差異，雖然這種差異可能只是程度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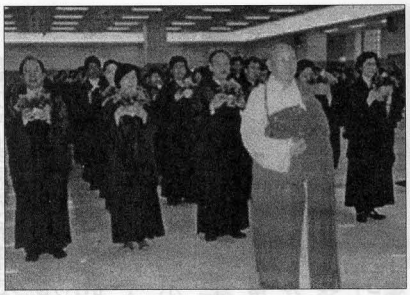


佛光山的祈福與功德回向法會。

回到資料上來，我們暫時先不多做討論，且試著在此先列出一些台灣大型志願參與團體在SARS疫情中的相關作爲。做爲台灣大型的志願參與團體，所傳達出來的訊息，大致上與慈濟相當類似：

■佛光山捐助了各種醫療物資，並舉辦了祈福與功德回向法會，星雲爲醫護人員祈願，他在向社會大眾發佈的公開信裡寫道（http://news.fgs.org.tw/modules/news/newsdisplay.php?news_id=817&news_groupsid=1）（楷體爲筆者所加）：

> 天災人禍，在歷史的洪流裡，經常發生：瘟疫流行，翻開歷史的扉頁，時有記載，對有情的世界來說，這就是苦空無常的寫照。我國自古以來，一再鼓勵全民要敬天信神，尤其身居高爲的人，要修德、修身，自我省悟；要養廉、養眾，利益群生。但是一旦遇到全民失去良知美德，則瘟疫的流行、洪水的氾濫、蝗蟲的肆虐、山石的流變等，世間種種奇異的現象就會接踵而至，不斷發生。
>
> 歷史上，大名崇禎皇帝等，他們的江山不就是斷送在瘟疫的流行之中嗎？現在SARS的傳染，比起洪水猛獸更爲可怕的，這就是佛教所說的共業與不共業的問題。
>
> 現在的社會，由於大家殺業的造作，瘟疫就會悄悄跟進。當然，這當中也有個別的善男善女，行持修善，也會挽救災變於少數。如『觀音經』所說：一切貪瞋愚癡，自有定數；一切慈悲喜捨，自會功不唐捐。
>
> 現在SARS的流行，如果僅止於某一人，某一行政機構的應變、努力都緩不濟急；只有喚起全體人民的覺省，大家共體時艱，人人修德淨心，改善社會風氣，淨化全民人心，才能轉化共業。唯有人人講究信



中台禪寺發動信眾弟子持念解毒神咒。

法會，大量製作「消災吉祥神咒平安袋」散發，並教四眾弟子持念解毒神咒。惟覺說道（http://www.ctworld.org.tw/turn/lecture/b014.htm）（楷體爲筆者所加）：

SARS的疫情，讓全世界都處於驚慌當中。得到這種病，受一點苦，經過一番隔離，慢慢會好；但是，如果病情嚴重，也會導致死亡。所以面對SARS的流行，要如何度過難關？是大家急需了解的課題。

佛法中提到「病從業生，業從心生」。預防SARS，除了避免前往公共場所及人多的地方；居家與辦公環境保持整齊、清潔、乾燥及空氣流通之外。更應時時將心安住在正念上，不起貪瞋癡等惡念，方能遠離疾病。

SARS是我們共同的災難，防護災難，要從心作起。人與人之間用和氣、慈悲相對待，就是在心中建立起有效防禦系統。有了完善的防護措施，就能保護自己，遠離疾病。

「觀眾生苦，發菩提心」；觀察整個世界的眾生，都處於驚慌恐怖中，心中興起「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心念，將每天早晚課誦、所做的善法功德，回向世界和平，祈願一切眾生遠離病苦。每個人心中都有這樣的希望與願力，心安住在正念、正定、慈悲中。不散亂、顛倒；心中無病，外面就沒有病。心清淨，外面就是淨土。大家都有這樣的共識，整個世界就不是瘟疫的世界；因爲，已經與瘟疫不同頻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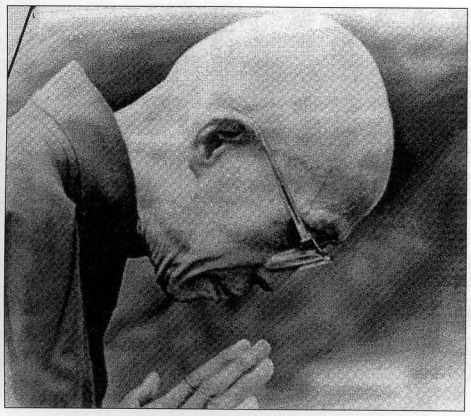
……

■法鼓山大量印發平安與防疫手冊散發，並在各大報及台北捷運車站以聖嚴法師爲大家祈願」爲主題的「心安就有平安」的大幅廣告。「願我們大家，平安地度過SARS的疫情。願我們共同來努力，勇敢地做好「心靈環保」：爲自己、爲家人、爲親友，爲使我們大家，安全地走過SARS疫疾的災

義，心懷悲憫，造福修善，利樂有情；大家少殺業、少奢侈、少失德、少暴斂，全民本著信仰的良知，保持懺悔的心情，則日月光輝之下，希望蒼天神祇、諸佛菩薩加被，能夠再給我們一個光風齊月的人間。

願諸台灣以及其他瘟疫流行的國家地區，瘟疫消滅，祈求健康善美重回人間，這是我們對諸佛菩薩、蒼天神祇的祈願。

■中台禪寺舉辦了防疫消災祈福



法鼓山聖嚴法師為大家祈願。

ddmevent/sarsweb/buda01.htm）

■靈鷲山舉辦了楞嚴大法會，並在各大媒體刊載廣告，發起持誦〈楞嚴咒〉一億遍的接力活動。教團在報上指出：「楞嚴咒向來有佛教咒王之稱，持誦〈楞嚴咒〉，不但可以保護自己，也可以保護身邊的人與環境。在歷史中，楞嚴法會經常扮演著弭平瘟疫的重要地位，因此靈鷲山發起持誦力量來達到安定人心的目的，更積極的期望以此心念，改變SARS這個全球共業。但也由於面對SARS這樣的集體共業，必須由眾人誠心共修才能快速轉業，因此呼籲全國民眾，共同來持咒，保護自己，也幫助國家社會。……此時也只有匯集每個人的善心，才能轉變這個世紀共業。」（《自由時報》二〇〇三年六月四日十三B版）

佛教密宗團體

西藏佛教——尤其在較偏於民俗性的層次——的文化資源當然有可能去處理災害、救贖與社會疆界維護方面的問題。（Tucci, 1970:163-212）不過我們這裡要談的不是藏傳佛教在西藏而是在台灣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當此一社會自認為發生了集體災難的時候。

我們的發現是，以實際的資料看來，相對於台灣其他的佛教團體，藏傳佛教在台灣明顯缺少集體的視野。SARS疫情在台灣發生時，各教團多半只是以教團內部的信徒為對象，提供相關法門來防治SARS。譬如說，格舉派的「經續法林」道場，向信徒傳遞了其主要上師索巴仁波切索由國外傳來的訊息：（http://www.fpmtmba.org.hk/dod/dodchpg4_ aprmay2003.htm）

上師表示極度關注最近爆發的非典型肺炎。上師說受感染的因是因為自己所作的惡業，當業障成熟時便會生病。因此，上師提供了多個儀軌以清淨惡業。這些儀軌有助預防和醫治自己或他人的非典型肺炎。大家可隨著個人喜好，選擇修行

難，最好的辦法是：關懷他人，造福自己；面對事實，妥善處理。」教團鼓勵大眾誦念觀世音聖號或持誦大悲咒。並廣為發放大悲咒持咒卡。「請把目前的疫情，委託給專業的醫衛設施；請把生命中的難關，付託給各人的宗教信仰。時時勤念：南無觀世音菩薩；或者勤念、祈禱：你所信的神、佛、菩薩。」（見於法鼓山全球網站專門為SARS所設之網址ttp://www.ddm.org.tw/

密宗格?派上師索巴仁波切索由國外傳遞訊息，要信眾修行。

以下一至兩項儀軌，作保護儀軌：①《紅葉衣山林母儀軌》；②《黑金翅鳥火劍修法開示》或《黑文殊短軌》；③《蓮華生大士除障祈請文》；④大成就者當迦波的金剛語—《度脫薩迦疫癘經》；⑤《白度母延壽略軌》；⑥Ganden Khenpa香或Lawudo香的加持法；⑦《無上醫王》；⑧藏字〔寫藏字在手上〕

二〇〇三年年初時來台舉辦多場法會的格魯派高僧珠脫仁波切，在台期間剛好遇到SARS疫情，五月初回尼泊爾後，特別空運「防碘肺藥」給台灣信徒。其用法爲：「不能吃，戴在脖子上，早上嗅，下午嗅。」又如薩迦派的法王與札西仁波切對於非典型肺炎的開示說到「衆生所造的惡業及惡因，當果報成熟時便會生病。」因此提供儀軌預防與醫治SARS，這套儀軌正是昔日薩迦派大成就者湯東嘉波大師所傳下的《度脫薩迦瘟癘經》。（台北縣藏密薩迦喜金剛協會所印製傳單的資料）

基本上，台灣西藏佛教團體的本土化還是相對有限，是以個人的修行爲主要宗教活動，缺少集體社會性的視野。遇到外在災害時，主要應對方式還是以某些宗教性手段，像是咒語、儀軌、加持過後的特殊藥品等等，來爲信徒個別對抗災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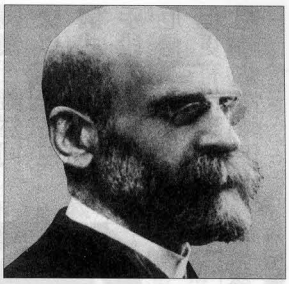
相較之下，本土性的密教團體，動員能力佳，有足夠的資源，並且對於整體台灣社會有強烈的集體性的關懷，雖然同樣以密宗各種儀式或咒術的手段來防治災厄侵襲個人，但更有從事集體社會性轉化的視野，以及試圖超越與連結社會中個別個人的基本社會關懷。於是那些原本可能只是保護個人的某些咒語，在此乃有可能成爲具有集體轉化作用的重要媒介。這在前面提到過的靈鷲山道場已經可以看出來，持誦〈楞嚴咒〉，本只是具咒術性質的保護性的動作，但集體動員之後，在廣大的群衆基礎之下，可能成爲可以改變社會共業的轉化性的舉動。

更具體的例子是另一個大型的本土密教團體「盧勝彥眞佛宗教團」，疫情傳出後，領導人盧勝彥即爲文指出念誦「南無無極瑤池金母大天尊」有防疫之效。教團很快透過其內部文宣向信徒傳佈此訊

本土密宗團體「盧勝彥眞佛宗教團」領導人要信衆念誦「南無無極瑤池金母大天尊」，以防疫症。

息，並發動信徒每人持誦「上師心咒」和「南無無極瑤池金母大天尊」十萬遍或五十萬遍，以「迴向此次疫情感染的衆生，能早日恢復健康；迴向此次疫情能早日得到控制消除」。（《燃燈雜誌》五二，二〇〇三：一一）這種集體發願的持誦，已經同時具備了保護個人與轉化社會的作用。在疫情中，適逢教團每年都要舉辦法會的日子，也就是上師盧勝彥的誕辰（六月十四日）。一場在中正紀念堂舉行的大型護摩法會，於是以滅除SARS爲主軸，並以「慈悲．關懷．愛」爲法會的主題。除了形式不同，在基本精神上提供了和慈濟功德會在「同心共濟弭災疫」防疫手冊中非常近似的集體性呼籲，也就是：要以「愛和寬容」來超越個人的自私、疏離與無助，並以關心與合作來將整體社會連結起來，遏止災難的繼續蔓延。

台灣的「新時代運動」及其近似團體：有著「整全性」（holistic）視野的個人主義觀點



發現疫疾，涂爾幹所說經由「強烈集體的共同意識」，以不同形式和來源給召喚出來。

面對疫情時，除了在台灣的西藏佛教，因本土化程度及個別組織動員能力尚有不足，致使公共議題的反應顯得模糊外，其他宗教團體均在訊息中流露出強烈的集體意識，透過各種訴求希望能增強社會疆界的維繫，以及促進社會內成員之間的相互連結。換句話說，當發現一些個別傳染病患時，強烈的集體或共同意識（以Durkheim的語彙來說）經由各宗教團體的媒介，以不同的形式和來源（參考下一節的類型學討論）強烈的召喚了。

來路、原因與治療方法皆不明確的傳染病是人人恐懼的，恐懼會轉化成集體性的清除與排拒性的儀式，以及集體內部重新區隔與重新階層化的行動。軟性的措施則是相互連結與合作，一方面化解個人的無助感，另方面更是再一次定位集體性價值（註十二）（相對於個人）的優位性。總之，這些都是有助於強化「社會連帶」與增強「集體意識」的行動模式，或許有防止疫情蔓延的功能，但更主要的是執行了社會防衛的內在機制，維護了社會體系再生產的可能性。這種集體性的維護，就個人而言是一種異化與宰制，不過已高度社會化和亟需集體性情感支持的，當然並不會做如是想，他們甚至還必需透過這種過程才能夠紓解其焦慮與慾望。

更全面的考察相關資料，我們卻又另外發現了某些宗教團體呈現出相當不同的訊息，集中反映在自居爲「新時代」運動的團體。以下暫時不討論關於「新時代」運動定義的問題，而是呈現這些「新時代」運動團體關於疫情傳佈與防治的基本視野，確實與其他宗教團體不同。我們這裡根據相當具有代表性的團體「中華新時代協會」的資料以爲說明。事實上，在其宗旨中，已經揭示的很清楚：（http://www.cnas.org/green/index.html）（以下只摘錄部分，楷

體爲筆者所加）

■我們皆為「神」的一部份，神性、佛性是內在的。

■你創造你自己的實相。命運在自己掌握中。相對的，每個人要爲自己負責。

■肯定人生的意義。人生是創造和體驗的過程。

■肯定人的「性善」，沒有原罪，也沒有永罰。道德是內在的。

■心身健康是自然狀態，疾病來自心的不適。……

總而言之，新時代倡導由個人的治癒轉化，造成社會的治癒和轉化，以避免人類文明的末路，而能順利轉變成一個太平盛世、黃金時代。

簡言之，道德的基礎必需是內在的，外在的集體約制並不具有規範性，個人內在均有神性，心身健康是自然狀態，疾病來自心的不適。而個人的治癒轉化和集體的治癒轉化是密切相關的。和之前各種宗教團體間最大的差異是：①集體意識不見了；②禁絕性的舉動不見了；③懲罰性的修辭不見了；④生病與道德缺失之間的連接消失了；⑤人與疾病間的對立關係不見了；⑥生病的定義改變了，成爲心靈與意念的受傷狀態；⑦人與社會間的關係改變了，社會不只是人與人的外在連結，且是眾人宇宙意識的相互交感。這些訊息在前面那些非「新時代」運動的宗教團體並非沒有，但是卻絕對沒有以如此一致、深刻，而且富有自主性的語彙中出現過。

筆者稱以上新時代的觀點是「有著整全性（holistic）視野的個人主義觀點」，也就是「在信仰萬物一體並反對二元對立或分化觀的脈絡裡，以自覺性的個人爲主要專注的焦點，肯定人生的意義，並促進心靈開啓與提昇」的觀點。

針對SARS疫情，中華新時代協會刊物《神話》（六月份）裡寫道：（頁二—三）（楷體爲筆者所加）

我們應瞭解，這絕不是上天的懲罰，它只顯示出人類的錯誤信念所建立的防護系統終於觸礁了。……

新時代思潮聲稱二十一世紀是屬於心靈的世紀，不論我們同意與否，SARS好似一根仁慈的鞭子，抽痛了我們，逼我們重新反省生命的眞相，也許，生命的奧妙並不只是現代科技與醫學界定的那個無助的圖像，它催促著我們朝下一階段的存在境界邁去。

身體完全是心靈的產物，我們不是那具好似會生病的身體，而是無並無痛，不生不滅的心靈。只因一念之差，誤以爲從那本體生命分裂出去，而在恐懼與內疚的心態下把自己轉變爲一個脆弱的物質生命。……

心靈既然無法生病，卻可能認知錯誤，然而這個錯誤也十分虛妄，改變不了心靈的本質。因此真正需要治療的，不是身體，也不是心靈，而是我們的信念，以及由此信念所形成的想法。

治療的對象若只是「信念」與「想法」，這都是屬於心靈層次，而心靈是絕對相通的，

因此，不論我們身在何處，都能將SARS患者帶到自己生命的不生不滅無病無痛的存在根源上。

唯有回到這一源頭，我們才可能眞正幫助別人，否則，我們的關懷舉動與防護措施很快就會因自己的恐慌與內疚而變質了。

同一本刊物中另一篇文章中寫道：（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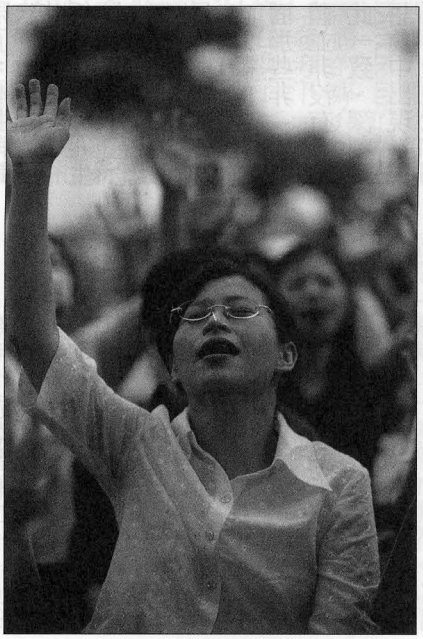
賽斯書《個人與群體事件的本質》對流行病做了最深刻的剖析。流行病達到了好幾種目的，警告說某種情況將不再被容忍，有一種『生物性的憤怒』將持續被表現出來，直到情形被改善爲止，也許是經濟、衛生條件的改善，也許是政治、戰爭行爲的改善。因此，有時這種流行病最後終於導致政府的被推翻，或戰爭的失敗。

然而，疾病也會帶來希望。那些未被絕望擊倒的人、那些相信自己是有力量的人將對疾病免疫，也將喚醒自身內的勇氣、信心、希望及愛，而能採取有力的行動讓這世界更美好。

這裡面充滿了正面性的訊息，不認爲SARS是來自上天的懲罰，而是讓我們重新反省生命眞相的機會，只要個人信念與想法有所轉化，世界即將逐漸變好。類似一位「中華新時代協會」網友所表達的意見：（註十三）「如何看待SARS？我的建議是：①相信身體是健康的，足以抵擋任何的病毒②少看和SARS有關的新聞報導③釋放積壓在身體或心理上的壓力，將身心調整至和諧一致的狀態④相信整個宇宙充滿著善意，人和大自然是相互依存的……」

這當然不是只有在「新時代」的團體中才看得到，事實上受到「後期現代化」（late modernity）所造成的富裕社會與高度民主化社會的出現，許多新興宗教團體，雖然使用的詞彙不見得相同，卻已可能開始帶有著這種類似於「新時代」運動的特質。以台灣此次的SARS疫情爲例，我們暫時先只是舉出三個例子，不再多做討論：

■美國傳入台灣的宗教團體「山達基教會」（Scientology）：在疫情傳出後向外界散發的傳



基督教徒的防SARS禱告大會。

清海無上師呼籲用打坐以救病。

單（〈向SARS說不〉）裡寫道（楷體爲筆者所加）。許多人認爲我們所處的環境不但很危險，而且還會愈來愈危險。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個他們不願意接受的挑戰。然而，事實上，環境本身並不危險，是人們一手將它造成比實際上危險的樣子。有些人要讓環境看起來非常非常的紛亂，他們被稱做「混亂狂」。他們覺得若環境看起來具有危險性，他們便能從中獲利。但這是一個被「創造」出來的世界，而不是眞正的世界。在所有的沮喪和紛擾的背後，其實存在著一個寧靜的環境。這是一個人類可以生活得更好的環境……你可以重新安排個人的生活，讓你感到平靜而不具威脅性。

■清海所領導的「清海無上師世界會」。SARS疫情傳出時，裡，在台灣的網站（http://www.chinghai.org.tw/ch/latest_news/ln0.htm）的即時反應是這樣的訊息：

我們不要怕自己的那種恐懼感，因爲我們越怕它的話，那個恐懼感就越強烈我們越想到什麼東西，那個東西就越有力量。所以我們想「愛」就好了，任何時候我們都想「愛」、想「愛力」，時時保持肯定的想法，師父力量自然會處理一切。慢慢來我們就會習慣，然後什麼障礙都不會有，任何恐懼感都會消失。

我們要相信上帝的力量，天天加強對上帝愛力的信心，以後我們就會越來越堅強。

我們打坐就是最好的救病方法，可以救我們精神的病、業障的病和身體的病，什麼都會好。爲什麼打坐的時候什麼都會好呢？因爲我們回來我們本人的地方，忘記我們是王先生、劉太太那種世俗的身份，我們回復本來面目。我們本人是不生、不滅、不垢、不淨，所以當我們回來那個不生、不死的源頭時，我們身體也就越能夠不生、不死。……

■妙天領導的「台灣禪宗佛教會」。SARS疫情中，此會的禪定課程以能夠防治SARS爲訴求而散發傳單，傳單中寫道：「人體其實就是一個小宇宙，如果能時常練習以上五個禪修步驟，就能讓小宇宙與大宇宙合一，獲得大自然的超生命能，不但能強化身體的抵抗力，讓疾病上不了身，就連本身原有的病症，也會因爲得到生命能量而逐漸痊癒，這是最自然的自療方法，完全沒有任

何副作用……」，而在課程中授課老師說到：（楷體為筆者所加）

人是可以不生病，如果你的防護罩打得好就可以不生病。……病是由業所產生的，由心產生的，把心清淨了我們就不至於受到外界許多東西所左右。……人間不需要許多醫院，人間需要的是更多的道場。

初步的分類與分析

前述資料所呈現的意義，值得我們做進一步的討論。尤其是藉由觀察各個宗教團體對於同一個事件的反應，讓我們有機會深入了解各個宗教團體所具有的基本特質及其間差異之所在。根據前述的討論，我們此處還可以對以上這些團體做初步的分類與比較。參考（表）：

（表）中所列的，是關於台灣當代各種宗教團體的基本行動取向與社會認知。由於出現社會分化過程，開始有各種異質的社會團體，就其中的宗教團體來說，由於多半仍扮演著傳統文化載體的角色，在社會意象的想像方面差異並不是太大，但是出於形成時之歷史條件與結構性位置之差異，形塑出來的基本行動取向上有所差別。面對SARS疫情傳佈時，有了不同的論述結構與對治方案。根據前面經驗資料，我們在此表中列出了A、B、C三個相當基本的面向來做比較，並在D中，舉出相關的修辭來增強說明。

面向A，形成之歷史條件及其所塑造出來的行動取向。表中指出，類屬1、2、3（民間信仰、鸞堂與一貫道），在起初是產生於傳統未分化的社會，但2與3已產生較明確的社會分離的組織疆界，這種組織疆界的分離會對應的反映在行動取向。表中的後三者（本土大型佛教道場、西藏佛教在台灣與新時代團體）主要形成背景是目前已分化的社會結構，此時各宗教團體都有與社會分離的組織疆界，這原本應導致行動取向亦是與整體社會有著某種區別，但是出於某種反彈性力量或是傳統社會主流文化的延續性，使得4（本土大型佛教道場）產生了想要化解藩籬、超越分離的反分化取向，這也成為當前台灣社會中，宗教團體裡最為活躍的行動取向。至於5與6（西藏佛教在台灣與新時代團體）則已呈現出個人主義取向，較為接近現代志願參與團體的形式。

面向B，是關於社會身體的意象，在其中1（民間信仰）把疆界放在地域性層次面對面可接觸的社區範圍內。2、3、4（鸞堂、一貫道、與本土大型佛教道場）則都有強烈的關於集體性社會身體的想像，其中2是以漢民族的歷史與文化傳統為主要疆界；3與2接近，但是抽象性的道統將之取代，成為新的劃定疆界的符碼，乃可能產生更為廣泛的抽象性的集體範疇；4則是以超越分離與分隔，做為形成社會身體意像的主要根據，這不是由外面來做強硬的畫界，而是由個體性的連結，所產生的軟性的、情感性的而且也在形式的展現上為自發性的社會連帶，這種社會連帶以台灣為基礎，但可以廣泛的連結到地球上的每一個角落；至於5（西

藏佛教在台灣），雖然藏傳佛教有足夠的文化資源來處理相關議題，但僧侶在台灣對此次事件的相關反應仍是模糊的，信徒方面主要還是以個人的自我保護爲主要焦點；6的新時代運動則有明顯個人主義傾向，並不會去劃定與保護特定的社會疆界，把修行焦點放在個人心靈的轉變，但是亦有共業思想，認爲個人轉化有可能影響集體。

C面向，是關於對社會身體的保護與轉化。這和A與B兩個面向高度相關，因爲受到多元化社會價值影響較深的當代才開始出現的一些團體裡，在面對災害時，較不會採取明顯的禁絕性的舉動（這和A面向有關）。就社會的集體性意象言，則會影響到其社會行動所施行的範圍（這和B面向有關）。結果我們看到除1（民間信仰）和5（西藏佛教在台灣）主要是以巫術性的驅離爲主外（而其中1是集體性的，5是個體性的）；2和3（鸞堂和一貫道）則有禁絕性的舉動，只是3更進一步強調集體性轉化的可能；4（本土大型佛教道場）的集體性轉化是以自發性參與某種活動（像是簽名發願齋戒與持咒等等）來達成；6（新時代團體）則缺少社會身體的概念，以個人的心靈提昇爲焦點，這種心靈提昇是內在性的，而非外在道德規範的遵循，但認爲有社會轉化的效果。

對社會體的認知與轉教 / 不同宗化類屬或團體		A 形成之歷史條件及其所塑造出來的基本行動取向	B 社會身體的範疇與相關意像	C 對社會身體的保護或是轉化	D 主要修辭舉例
1	民間信仰	未分化社會中的未分化取向	停留在面對面的社區範圍內	集體性的驅離：以社會爲疆界而對有害物進行驅離	不是以修辭來傳遞訊息，而是以儀式性的符碼與文化展演來驅除致病物或精靈
2	鸞堂	未分化社會中的弱分化取向	漢民族	禁絕性的集體保護：透過禁絕性舉動來保護整體社會	天機探微——中華兒女求生延命之唯一妙方；念念勿忘四維八德
3	一貫道	未分化社會中的強分化取向	任何屬於道統可能擴展的範圍	禁絕性的集體轉化：透過禁絕性舉動來保護整體社會；同時以正統擔當者自居來轉化整體社會	正念，充塞天地之間，破除一切邪氣、病毒
4	本土大型佛教道場	已分化社會中的反分化取向	以台灣社會爲主，但可以此爲核心而向外擴及地球村	自發性的集體轉化：強調全體社會成員以集體合作與包容，和集體精神層次的提昇來轉化整體社會	有較多的寬容與大愛，我們的國家就會有較多的祥和與安定
5	西藏佛教在台灣之道場	已分化社會中的個人主義取向	模糊，但信徒通常有明顯的個人主義傾向	個體性的驅離：以個人身體爲疆界而對有害物進行驅離	持咒與修持儀軌可清淨惡業並有防疫之效
6	新時代團體及其類似教團	已分化社會中的個人主義取向	相信一種超越社會性的普遍價值；有明顯的個人主義傾向	有著整全性視野的一種自發性的個人轉化：以個別個人精神層次轉化爲主，但這被認爲有集體性的效果	需要治療的「」是我們的信念，以及由此信念所形成的想法

摘要與討論

全球化使得傳染病跨越國界的速度更加迅速。傳染病在一個地區的發生，可以單純的認定爲只是病毒的傳播，此地區的人卻也可能認定爲是和整體社會生存有關的「內在性」的事件。「內在」在此有幾個意義：①是一個地區或民族之歷史過程中的徵兆或是考驗，與這個地區或民族的過去及未來發展，有著因果關係；②與整體「社會連帶」（social solidarity），也就是集體的情與相

社會遇到外來事件的衝擊，必然產生維護疆界的舉措。

異不大，前者強調的是道德性宇宙中階層秩序的維持，屬於較抽象而超越的層次，後者則採取具體且內在包含著暴力特質的形式，（Feutchwang 1977:605）透過地方性神靈靈驗的展現中來驅逐癘疫，維繫社區的清淨。另外我們也注意到在傳統社會裡，教派性宗教團體（像是一貫道）同樣強調社會階層秩序的恢復與外在疆界的維持，在傳統社會脈絡中卻是異端，因爲常自認爲是道統的眞正傳承者，於是在自然災害產生時，相對於執政者的自承天命卻不能免於災害（這顯示了執政者天命的不足），教派性團體等於是站在有利的位置來否定中央王朝的正當性，使其站在國家上層的對立面。

在高度現代化的台灣社會環境裡，SARS的到來固然會重新啓動傳統社會中處理瘟疫的基本模式。但SARS疫情之於現代台灣社會，事實上已經成爲全新的事件。這一方面是因爲新的多元社會尚未摸索出面對天然災害的常態性機制；其次是全球化與現代性過程中的災害事件不斷，這些新事件已經帶有了許多過去所不曾有的新的內在意義。以SARS疫情在台灣傳佈爲例，所包含的新符碼至少有：1.科技永遠有其疆界與限制；2.科技是與自然和上帝對立，因此天然疾病與災害所帶來的災難，反映了人類運用科技的失當，與遠離上帝或神明後所產生的社會秩序失控有關；3.多元化社會產生秩序的瓦解和社會的腐敗，災害的出現是人類墮落與違反秩序的結果。

在理想的多元化社會可以透過各專業部門的分工合作，以有效的整合和管理來控制疫情的蔓延。但這不僅在技術上不容易達成，因爲要有效整合不同專業部門本就是多元社會的內在困難，新的疾病與風險的出現，更是科技社會內在所存在的難以避免的事實。更主要的，當社會遇到外來事件衝擊，必然產生維護集體疆界的舉動，這本就是社會的本質和人類的本性。而這種傾向在台灣當代多元化社會也並沒有減弱，大部分的宗教團體仍流露出強烈的以社會整體性爲考慮的內在取向，由前面的經驗資料已經發現，台灣的社會結構雖是多元的，

互連結，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任何有關這個疾病的訊息，都會關聯到與「社會連帶」的維繫與強化有關的論述或實踐上。

在傳統社會，瘟疫雖然是非常態化的事件，不過社會面對這類災難，已有常態化的處理模式。也就是由國家與地方，在共同天命與價值觀的貫穿之下，分別進行集體性的驅魔儀式，這些儀式基本形式差

卻和Dougals所描述的「邊緣性」社會差異很大。

疫情防治這個「防止病毒感染與傳佈」的科學性命題，在當代台灣宗教團體的論述裡，至少轉化爲兩個相關性相當高的社會文化議題：①該如何維護社會疆界與社會秩序？②對現代性該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前者可以採取排除外靈、重建內部階層秩序、社會成員相互連結合作以及以個人超越來拯救社會的途徑；後者，則可以採取拒斥、保留性的接納、接受、吸納並融合以及吸納並轉化等等途徑。我們發現到，台灣當代不同的宗教團體，所採取的態度已呈現出相當大的差異。

由於形成時歷史條件上的差異以及內部信徒連結方式上的不同，再加上其所佔社會結構位置的特殊性，台灣社會很明顯的已產生了各個不同的異質化的宗教團體。這些宗教團體爲不同的視野與行動模式來面對SARS在台灣的疫情。我們曾在上一節提供的（表）裡對此做了系統性的分析與比較。

這種異質性的存在，並不一定會減弱社會集體共識的存在，因爲各團體間仍有其共通性和與集體間的可連結性，換言之，所改變的並不是集體意識的強度或廣度，而是形成的機制，再進一步，以此爲基礎所產生的社會控制的方式。我們發現當代的社會控制，不再是由上層官員與地方祭司所分別舉行的具有整合性效果的「正確的儀式」（orthopraxy）（Watson 1993）來加以範定，而是透過輿論與社會壓力，更重要的經由各種志願參與團體的媒介，讓個人有可能實際參與維繫社會集體性價值的行動，就像是慈濟委員因焦慮社會不安而獻身於社會秩序的維繫與美好社會的創造一般。在這種新的社會控制機制裡，各志願參與團體彼此競爭的形態中，社會秩序已不再是純粹「客觀化」（objectivated）和「理所當然」（taken-for-granted）的，而是經由「交互主體性之過程」（intersubjective process），（D'Antono 2000:3230）個人透過各自參與的宗教團體的轉介，將集體性的價值與情感與個人的認同與意義感連結在一起，但總體來說，這仍可能在整體社會中激發起強烈的「社會連帶」感。

當然，在前述的各種例子裡，我們也看到了如「新時代」團體個人主義意味強烈的新視野，似乎不再以社會整體爲考量，乍看之下「公共性」（publicness）似乎不高，（註十四）但至少我們可以確定的是，在「自主性」（autonomy）的層面上所表現出來的是相當明顯的。（註十五）其他宗教團體兼具「公共性」與「自主性」，（註十六）卻只是不斷再複製了具有傳統性格的社會秩序與集體意識，相對來講，在這幾種類型的對照之下，「新時代」團體不論在行動的內容或形式上都在台灣代表全新的社會行動類型，但是否能夠有效而立即的激發出集體情感與凝聚集體共識，所能發揮的作用卻也可能相當有限。（下）（感謝助理蕭汶淇與張芝怡協助本文相關資料的收集與整理。）

（註一）：和「邊緣性」社會相反的是「中心性」（center）的社會，在其中整個社會分享共同的價值與歷史感，並有階層性的統治結構，權威與決策也是集中性的，災難的來臨往往被認爲是惡魔對社會中心價值與權威的挑戰，而這種社會往往對於災難的反應卻也是拖延性的、遲鈍的（Douglas 1982:83-101）。

（註二）：見此宮的網站所記載。

（註三）：見與網站*http://groups.msn.com/otna6702mj0b6i8onkbjamhb6@groups.msn.com*上。

（註四）：如同某一貫道網站上（*http://groups.msn.com/otna67022mj0b6i8onkbjamhb6@groups.msn.com*上）所記錄的扶鸞的文書中所顯示的：「[疫情中]若有人心性不能安寧，求道者多叫他念五字眞言。」

（註五）：如同相關報導所指出的，SARS的感染源出自於野生動物，與人類飼養動物以及食用野生動物這些事之間，有著密切的關聯性。

（註六）：像是前述所引文中強調的，要終止SARS，除了要禁絕殺生以外，還需要更積極的轉念和心懷仁德。

（註七）：例如一貫道天恩彌勒佛院就舉辦了大型的祈禱儀式。如同此該教團的雜誌上所記載：「古德云：『善禱善祝，天必佑之』天恩彌勒佛院在道盤顏前人、汪前人慈悲領導之下，集全體良心開荒班班員、與全體助教、服務員，一顆一顆虔誠祈禱的心，一份一份慈愛之情，充滿整個天恩彌勒佛院之中，我們希望藉著每一叩一叩與慈母、老祖師、師尊母二位大人、諸天先佛印心同時，能以這份『慈』的念力，傳送萬千慈愛，使其匯聚成一股強大無比的正氣、正念，充塞天地之間，破除一切邪氣、病毒。」（《彌勒月刊八六》：一五—一六）

（註八）：譬如一貫道安東道場曾舉行了齋戒月的活動，如同網站（http://www.andong.org.tw/ home/）所載：更是邪氣，因而造成人心恐慌，社會不安，茲爲安定人心，消災免劫，懇請本（安東）道場之各位道親及其家人、朋友、鄰居虔誠持齋一個月，並呼籲社會各界賢達，共同響應。時間：自九十二年六月十四日起至七月十四日止。（農曆五月十五日起至六月十五日止）作法：①不殺生。②素食。③多布施。④多懺悔。」

（註九）：如同網站（http://www.andong.org.tw/ home/）所載：「一貫道新竹市辦事處五月廿四日在美山蔚藍海岸海堤兩側舉辦春季擴大淨灘活動，包括一貫道道親及各界人士約近千人，……今天參加淨灘活動的隊伍包括安東道場宏教分壇各區、寶光建德、寶光玉山、寶光紹興、基礎忠恕、常州組，、天祥大同、浩然浩德、中華道濟協會等道親，以及救國團香山團委會、婦聯青溪香山分支會、新竹市農會四健會、新竹市農會

農村志工服務團等單位，約計有近千人參加。……新竹市辦事處主任委員曾文池點傳師於受訪時表示：在全國一起對抗SARS的征戰中，我們如期辦理淨灘活動，除了鼓勵大家走出戶外，活動筋骨增加免疫力外，並希望藉著這個機會也宣導民眾關心海岸環境，加強維護自然環境和生態的觀念，喚起大家對海洋生態環境保育之重視。……這次的淨灘活動，是一貫道道親再次參與社會公益活動的具體表現，從參與淨灘者的角度來看，『淨灘』可以使大眾重新反省造成海岸髒亂的原因，在社會亂象叢生、物慾橫流的時代浪潮中，能親自動手參與海岸環境的維護，即是尊重大自然的具體表現。」

（註十）：以下依學術慣例，各宗教師均不加法師稱謂。

（註十一）：這個「愛灑人間」的活動在全台灣的基層社區同時展開，由各地區的慈濟志工來籌辦，活動的形式大約是一小時的晚會活動。在晚會中播放證嚴對於SARS疫情有關的撫慰人心的談話，及慈濟在疫情防治中所採取相關行動的錄影帶，以及由慈濟志工帶動進行手語表演，和全體點燃蠟燭進行祈願等等。

（註十二）：像是合作、服從、慈愛、犧牲小我等等。

（註十三）：見該會網頁http://www.cnas.org下之論壇部分所載。

（註十四）：事實上這個問題並不是如表面所看到的那樣如此單純，因爲在「新時代」團體背後「整全性」（holistic）視野的主導之下，新時代修行者的社會關懷可能不再是採取一種傳統統政治經濟學裡所謂的結構改造的這種改革方向，而是以一種基本人道與人本價值觀的宣揚，以及相信靈修可以改變世界的「整全性」的視野來參與社會。這種公共性的性質，不同於一般我們所理解的公共性。

（註十五）：「新時代」團體背後「自主性」的依據，主要是來自於「新時代」團體的參與者，常有著自我認定爲具有神性特質的這種強烈自我期許。

（註十六）：顧忠華指出，非營利組織兼具「公共性」和「自主性」這兩種概念（二〇〇〇），更詳細的定義與討論參考此篇論文。

引用書目

呂一中，二〇〇一，〈「宗教災難預言」與「信眾天機意識」關係之研究〉，發表於民國九十年九月一七－一九日的〈九二一震災與社會文化重建〉研討會。

陳杏枝，二〇〇〇，〈九二一地震後「將有大地震來臨」的民間謠言之初探〉，《台灣宗

教學會通訊》，第四期。

鄭志明，一九九八，《台灣民間宗教結社》。嘉義：南華管理學院宗教文化研究中心。

劉枝萬，一九八三，《台灣民間信仰論集》台北：聯經出版社。

顧忠華，二〇〇〇，〈台灣非營利組織的公共性與自主性〉。《台灣社會研究》第四期，頁一四五－一八九。

佛教慈濟基金會，二〇〇三，《同心共濟弭災疫 自愛愛人防疫手冊》。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D'Antonio, William V. 2000, "Voluntary Associations." Pp.3227-3331 in Edgar F. Borgatta edited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Macmillan Reference USA.

Douglas, Mary and Aaron Wildavsky, 1982, *Risk and culture*.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California Press.

Douglas, M. D.,1966,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the Concepts of Polution and Taboo.*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一,1973, *Natural Symbols.* New York: Vintage.--,1978, *Cultural Bias.* London :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1987.*How Institutions Think.* 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Fardon, Richard 1999. Mary Douglas :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London and New YorkPress.

Feuchtwang, Stephan,1997, " School-Temple and City God: , *in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G.W. Skinner (ed.) pp 581-608, Stan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opular religion in China The imperial metaphor.* London: Curzon Press.

Harrel , Stevean and Elizaberth J . Perry,1982, " Syncretic Sects in Chinese Society : An Introduction,, *Modern China*, 8 (3) : 283-303.

McNeill, William H.1976, *Plagues and peoples*. Garden City, N.Y. : Anchor Press (中譯本:楊玉齡譯，一九九八，《瘟疫與人》，台北：天下遠見出版社。)

Tucci, Giuseppe, 1970. *The Religions of Tibet*, translated by Geoffrey Samuel.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Watson , James L .,1993, " Rites or Beliefs ?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n Lowell Dittmer, Samuel S. Kim. eds.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Ithac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p p.80-103.

Wuthnow, Robert et al, 1984,*Cultural analysis : the work of Peter L. Berger, Mary Douglas, Michel Foucault, and J_rgen Habermas.* Boston ; London : Routledge & Kegan Paul (中譯本：王宜燕，戴育賢譯，一九九四，《文化分析》，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